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山陰陸游著

墓誌銘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為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為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太中時為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為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

奏疏次第之置姦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  
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  
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  
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為之屬身先將  
士屢與金虜鏖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  
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幕府調知岳州巴陵  
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  
有典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謂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  
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  
梅遺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

祀舍祀雄其鄉以為耻詬聚謀亂令許辨委縣去以印  
屬公公不為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為檄諭祀以禍福祀  
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  
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  
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為言  
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  
為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  
失時姑使吾得十二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  
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  
公邁異其能方薦于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遂止

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為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為證既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為殺老卒者情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真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為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

而非疾也方愕眎兄與里正及隣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為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為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誣故出下策為此榜以為不及帥即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門於六

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九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鞠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為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

口無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畧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為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為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

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  
印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公  
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  
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  
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  
其事論薦于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  
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  
翱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  
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  
人饜足退而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為國光

華史冊所載殆無以進正而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  
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出口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  
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之口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緡目  
前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珪傾姦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  
髮擲而縷析之都人無虫只賤皆得善藥方擢真要官而  
近比厄於未為郡公亦小疾思彷彿外藩力請去乃知  
嘉興府中貴人藍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  
及有鍾淳者糾之藍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詐之公  
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  
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

交訴于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璠  
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以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悻兄  
兄以告官公為逐妓歸咄咄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璠  
為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共為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  
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以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讒作  
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  
錢公攷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  
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  
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檣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  
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愷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

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及偕去未晚也遂寓錢  
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  
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撫視因亦  
感疾比其天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皆  
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草以子方遠  
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  
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  
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  
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

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錡三  
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  
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遜者善則稱之不遺餘  
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  
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官五十年先疇之外不  
增一壠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  
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于袁州宜奉縣歸化  
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  
某為銘某與舍人同為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老  
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  
縣縣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艱  
有功兵間傳家永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  
而躓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  
子聘于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  
誰不終賁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  
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  
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立



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元生元生生  
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為戶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文公自崇崇生德遷猶居吳遭唐季之  
亂始徙家撫州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  
諱或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  
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  
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  
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  
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  
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灌甚至十三

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  
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駉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  
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  
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塋于山陰縣謝墅  
之原以安人祔前塋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  
我作銘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暮墓誌銘

伯暮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事  
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

請大夫嘗入尚書省五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  
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  
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上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  
其文今行於世伯暮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  
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暮甫  
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  
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  
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  
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婁在高等聞侍講朱公  
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暮

之志在其子兮我銘于隧亦以誅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詵左朝散大  
夫皆贈大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  
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  
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  
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  
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  
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  
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  
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群聚貸粟以自活耳  
桀黠為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白乃  
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  
策縛擒至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公復  
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全集公日夜行  
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于朝 孝宗皇帝召對  
便殿論奏合 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  
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栢氏

夜被盜併殺守歲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從  
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  
即引服泮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  
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為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  
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  
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  
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  
違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脧  
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為

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  
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  
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  
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為擾既損其半而  
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荐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  
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為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  
而為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  
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  
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鈔止因議者謂入鈔之錢不可為  
兵始殺鈔以鑄臣嘗親視之鈔之精者為飛煙其滓惡

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為用亦嘗以入鈔不入鈔錢  
其堅脆及冶為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  
宜廢夾鈔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  
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  
偶以羨餘為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為例會征  
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  
諸場舊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為鑄  
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  
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  
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於城北以禦瀟

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為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奉為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為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徒知贛州過關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徒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

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取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甘肅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少一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之且徵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誅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謹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

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  
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  
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拓陂居下  
流懼為已害復不可交訟于公公諭徐曰民買地鑿渠  
倍儼其直拓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  
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折為兩支其一掠  
縣壩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  
遮道自言公為相水之衝為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  
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  
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蠲田以

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是光宗皇  
帝從之因併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  
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無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  
于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為  
公之賜言者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為擾罷歸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  
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  
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出亦謝事歸第相  
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公薨公哭之慟  
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病不起享年八

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  
延早夭綱今為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  
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  
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  
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  
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  
自龍舒築第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  
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  
為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  
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

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  
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勉公亦辭不受善屬文猶  
長於詩 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  
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  
之美晚取莊周息黜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以自  
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  
既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  
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  
援峴臺風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  
情好厚矣銘其取辭銘曰

計致學仕不為不逢人不以為通年不為不究人不以  
為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其丘利爾後之  
與益公人文正十年且言選公祭謝川盧重八日同集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  
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  
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  
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徙義為善士  
矣二男五女獨竒夫人以為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  
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

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  
得年冢婦整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祀亞婦又父母  
奪志獨夫入佐英臣仰視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  
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揚公廷秀  
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舒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  
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  
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為大縣文  
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  
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  
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



宣和五年五月某日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某揚烈楊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入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予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

臨安府府與子教授危君積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一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也持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此

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右口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為善鄉人過其門乘車者式放驚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共以大義誓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

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期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歲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涉登屨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為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

即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闔壯園林臺沼為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峯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閒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於新第享年七十有三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于石陂棗岡之原初君從良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下築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嫵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

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  
環曾煒其壻也孫模果案渠案裴卓榮茶槩榮模槩皆  
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壻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  
及人世與其仁冠弁戔戔後從前訶憂媿則多  
積書充宇行必稽古孰予敢侮於虐孝求學講  
行修言歸于丘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著

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  
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  
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  
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  
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  
風節皆挺挺為時聞人將公定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

則違公死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  
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  
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  
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  
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  
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  
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  
議嘗為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  
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道  
王响為守搆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建

每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為  
文歎之語頗及時相响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即為告  
密之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婿  
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  
其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  
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為大  
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為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  
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  
貧下始得職徙准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  
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為

書九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  
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  
刑明而寬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陽  
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為利它鄉  
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難  
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  
歲悉如其故政既成願縣學父弟不治乃力葺之進秀  
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為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  
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為之  
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

論之猶感涕也石赴都堂密

崇監

行在推貨務都茶

場公事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竟繼遭家難執喪  
毀瘠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  
朋友規以於禮為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為慘愴至除  
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  
政事獄訟不苟合亦不為崖異然有一媿事士民輒諱  
曰此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是公以道坐元符上  
疏錮不許親民來為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  
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為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  
肅公嘗謫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

公祠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  
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  
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為後備  
朱公為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  
頃公為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  
州大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  
畀及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  
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  
降輿薦恪敬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  
正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容墓在郡境遣

郡僚致奠人士為之興起既擢為尚書吏部部分職侍  
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  
以紹熙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  
寄祿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祔正  
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  
子二人溱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  
喪考妣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  
縣丞徐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尚  
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  
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

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  
尤為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  
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  
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  
附益之正議嘗以為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  
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  
既沒之年秦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  
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  
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  
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為之銘銘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蓄畬三世是生訓直事賢  
友仁政則宜民晚纒為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  
松枯孔碩莪莪高丘過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  
是為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為某之六  
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國夫人  
李氏祔是為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

以為殤子昌國家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為其姊不可考也四世太傅公始別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于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以某言鄉民鋤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墳某亟往視之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為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闢道執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其老矣郡從有曾孫行其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為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勤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為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沒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之



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章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  
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舍年  
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  
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  
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  
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輒民  
聞之莫敢後嵬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  
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  
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與到官纔再閱月

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其  
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  
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媢公者公置不較  
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喪一  
切皆出公力又為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  
公雖閑居無厚積餘歲然勇於為義有婚姻不能舉及  
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  
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以  
似宗而未及以歸又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裹經  
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為

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以厲孤託死者公真其人  
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  
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  
表民出繼公弟微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  
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  
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  
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人  
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  
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府  
排岸兼折船公事卒于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

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為  
功則肆為侵刻行道為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去  
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  
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然  
為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  
比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  
且口懼為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  
可為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  
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  
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歆辭雖位

下而年不遐亦可見矣。姿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為墓表且曰願共為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為也是為比後世尚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

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于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為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蚤死諸孤猶稚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為損哭泣君於是奉養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義甚備不幸其孤又早夭君亦哀憐之復為立後胡氏之祭屢君力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

幼親疎咸有倫序歲以為常有餘又以及媼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柰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決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為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決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為大槩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亢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

十二月甲申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  
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  
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  
銘窆中又來請文以表墓上於虞義修而命室施豐而  
報嗇維報不忒亦不在亟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  
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  
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  
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

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  
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  
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  
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  
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  
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願每不敢易  
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  
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  
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鞏  
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槩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

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  
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  
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  
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  
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  
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東陽人  
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  
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  
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  
月戊寅太中大夫寶模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維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  
大夫直秘閣大父諱慎修迪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嶠贈  
承事郎字季夷負美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  
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  
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  
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  
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  
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

二月初二日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  
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  
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  
慈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  
稽山陰清嶧北塢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尚幼予與待  
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  
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  
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  
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虜令人工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  
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  
七月己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  
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煥子坦子布子聿孫元  
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祖山主塔銘  
陸游著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祖山陰陸游著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  
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  
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  
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  
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  
成鬱為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困大庖床敷絮温



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為有子矣祖既者亦有二  
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  
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  
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  
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况至四世閱百  
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  
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  
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  
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  
顧為之懽悅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  
定法師也風骨嶸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黃  
河之行地中為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  
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  
會予復出仕又三年迺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  
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  
過意者相從湖山間已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  
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為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

院子克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宗三師授  
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八古今不妄隨不苟  
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  
惠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  
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刹  
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較若金剛般若  
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獄論已盛行於世餘在  
橐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  
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葬于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

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  
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  
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  
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  
此亦奚求承其師傳已絕焉羞我祖弔之遺書  
滿室喟然作銘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守紹興五年甫九歲  
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

初為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卍庵禪師道顏為書記  
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荊餘事能文詞善筆  
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議論繳核不少假借不為諸  
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山杜剎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  
嘉興法喜院舉香為卍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  
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  
纓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  
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  
寺寺卍庵與遂翁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躋道成謗集廬山

我我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  
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  
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  
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  
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  
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  
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虐賢哉脩仲出  
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為童子十有二歲祝

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為弗迨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遊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為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為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耶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所往來者

明日晨起說法遂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之西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塋脩仲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共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為利誅不為勢撓未嘗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為人可謂有古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峯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為岷岷東行紆餘起伏  
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峯摩星辰  
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峩眉山通義捷為二郡實在其  
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  
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指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  
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  
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峯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  
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峩眉之麓少而竒警日誦千言然  
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  
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

探賸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謂  
不可園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  
法於中峯道場迺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  
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  
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園悟自南歸  
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園悟舉從上諸聖  
旨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園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  
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園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園  
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  
在中峯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

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  
昭覺羅拜懇請園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  
歸之雖園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瀉山佛性秦  
福嚴月菴果疎山草堂清皆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  
之師潛遜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  
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  
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  
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願為師獨掃一室室中皆驚大  
慧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  
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

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  
幽邃暇日名勝畢集闈師一言皆自謂意稍稍或間闕  
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碇  
抵金陵應菴華方位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  
舉以代已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為金陵以  
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  
雖婁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  
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  
祥嘗延以大瀉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  
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

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廼入東允住四年樂其山林  
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七月至行在所三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八禁中以  
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  
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  
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  
祖師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為微笑時秋暑方  
熾師再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迺退後十餘日又命  
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  
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迺築大閣祕奉

以修上恩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  
與築菴於山北俟其歸上在東宮書別峯二大字榜  
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年上受內禪  
取向所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  
月忽往見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  
取幅紙太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  
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  
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別峯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  
有四得法弟子梵牟宗性道竒智周慧海宗璣等得度  
弟子智穆慧密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秋陸氏

子當以蔭得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別迹巖岫  
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為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  
其塔曰智光庵曰別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  
至門人集為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  
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  
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  
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  
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為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  
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旋期

稱道早乎澗壑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  
金鍾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  
為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為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仲簡貴士大夫非素  
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願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  
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  
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  
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  
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



祕院本蘧篠表文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為名利請  
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  
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  
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  
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  
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宗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  
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  
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  
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箬從宅此山阿陵谷育遷吾銘不磨

###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  
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郡處群鬼中未嘗嬉宕稍長聞  
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  
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  
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  
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  
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  
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三年

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兌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聾師云矢上加矢如是應酬數反木菴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佛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

食密菴移住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昇師驪聲如朝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

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為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不寐。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時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叅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以

峭首率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劫叅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如濤瀾。金鐵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  
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  
校穎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  
聞龜峰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  
遊江湖至吳見鍊菴一大禪為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  
三喚侍者語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  
生師拂袖徑出鍊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  
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照  
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  
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

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即欣然  
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傳又以長蘆來昭師與虞公有  
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  
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  
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  
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  
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尾礫中師不動容曰成  
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衆作福之地  
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  
輦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邃廡崇閎傑閣蓋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為親御書翰墨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眾曰意鳥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躡着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浴于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于世師初欲以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懷款予為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為法所

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眾說力為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為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為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眾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  
園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  
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  
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